



古树森森

(罗村梦忆之六)

□ 罗嘉许

古树，是村落历史的自然标志物。罗村的古树有樟有柏，有红珠有银杏，而榧树，则在屋旁村脚或较远处，都能见到。这些古树的树龄，有一些可能比罗村还要古老。

榧，罗村人习惯称之为“草榧”，最大的有三株：一株生长在云峰井后山麓上，直径近丈，六七年后生手拉手也围不拢，高有七八丈，抬头不见树梢。下村的昌林讲，有一年霜降后，全村五个生产队，男女老少全部到井后山坡上去打草榧，青壮年举着长竹竿，攀爬到树上打果子，妇女老少都头戴笠帽，在树下捡拾果子。当时有六十多人站在树上，然而在树下的人，竟然抬头找不到树枝里的人，你想想，这树有多大。树上喜欢开玩笑的青年，看见有妇女、姑娘走近他下方，偷偷地伸出竹竿，在她们头顶榧子密集的地方，用劲地掠了几下，那成熟的果子如冰雹一样掉下来，把笠帽都敲掉，这突然袭击，让姑娘们逃都来不及。树上人见胡闹得逞，大笑起来，头上挨了几下子的人，这才知道是恶作剧，连笑带骂，上下闹了起来，没有被“打”的也直起腰，和声大笑。深秋，这山村收获的季节，

村民们收获草榧时，也收获了乐趣。

与这差不多高大的草榧树还有两株。亭子后那株虽近溪边，却在岩上，树虽大，但不会生几多榧果。上村湾里那株长在低洼处，是得天独厚的地方，却也没有出息。我少时曾到这株老粗的树边转转，见有几个如同鸡蛋那么大的草榧，以为是新发现，将之打下来带回家给妈妈看，妈妈讲：“是木榧，不好吃的。”遂弃之。这根树所生不多且是木果，无食用价值，树虽伟岸参天，人视之若无存于世，悲哉！

与这株木榧相距百米处，有两株据说有七八百年树龄的草榧树，一雌一雄，两相依偎，枝叶参差，共成华盖。这是我们“庆远堂”的堂中产，其果既多又好、香中微甜，视为珍品。某年有人提议去雄留雌，以求多产果实，大家顾虑共荣共损关系，唯恐一败俱败，此议遂罢。

徐家后小山坞口有一株银杏，夹在两株草榧树之间。银杏又名白果，也叫公孙树，是落叶乔木。徐家后这株银杏虽夹在两榧之中，高耸之杆却挺出草榧树，深秋时节，榧树叶绿，银杏淡黄，交相互映，景

色胜画。秋气渐凉，霜风日厉，山坡上果叶遍地，孩提时，偶尔也会跑到树下，拣取些许银杏，剥去外层浆皮，在白果的尖端和腹部，各磨一个小孔，就是一个小乐器，塞在鼻孔，吹之，其声若埙，咿咿唔唔，也作一时乐趣。

最大的松树在里章坪，双木成林，巨杆繁荫，遮地二亩。

最奇的是红珠树。她的叶子和草榧树叶一样，结果如珠圆，大若豌豆，熟时绯红夺目，吐露在叶腋间，红绿映衬，艳丽非凡。浆果如同樱桃，一核，果汁微甜，村人呼之为“红珠”。

这株珍稀的红珠，生长在与村隔溪相望的前坞口，那块坡地是金寿家的产业，树当然属之。大概是嫌这树徒有颜色，没有用场，遂伐作柴薪。树剖开时，木质血红，据说炭火亦佳，我见之甚惜，欲乞取一片留观，转念一想，树之碎片与玉之碎屑无异，留存之念乃罢。

黄泥勘头有古木丛林一片，两株白杨如同出鞘的青锋宝剑，直指苍天。红枫古樟，枝叶攀携，林离阴影，使其下的灌木、箬竹，为争占空间地盘，挤得密密匝匝，手指都插不进去。祖辈传言，上代有太公在黄泥勘下清渊中洗澡，被老虎吃得残存一头颅和腿，祭葬于湾里。民国时期，村头权势者建屋，枫树、白杨，均被砍伐，取作建筑材料。古樟，因近周家菜园，周姓人在烧草木灰时，火渐渐地把樟树根焚烧起来，烧到古樟中心，烽烟俱炽，直到树腹空空，无可燃烧而自灭。

罗村最大的古树群，是上村厅后那片养山林，也叫“野柴林”。从山麓到山腰是灌木群，树种为青梢和苦梓，半山腰以上是乔松，灌木盘枝纠结，乔松挺拔昂扬，直径皆尺五到二尺以上。后山势陡，易发生泥石流灾害，为护村居，不知从哪一辈起，将这片山林归为堂中产，禁止砍伐，虽无碑石，村人也自觉遵守，基本做到樵薪不上野柴林。而我的祖父，村人尊为族长，他在世时，视看管山林为己任。有次，他听到野柴林里有刀砍之声，就站在高处，放大声喊：“哪个在砍柴！”顿时鸦雀无声。祖父爱管、肯管、敢管，村人也服他管，何则？一心为公，毫无私意也。

乌龙山上的道观

□ 汪建春

据民国《建德县志·方外》记载，相传许逊曾在乌龙山炼丹修行。许逊，字敬之，后人称他为许真君，江西豫章（今江西南昌）人，东晋著名道士。太康元年（280），许逊担任旌阳（今四川德阳县）县令。后因朝廷纷乱，弃官回归故里，拜吴猛道长为师，得授真符。从此遨游江湖，镇蛟斩蛇，为民除害，声名遐尔。

许逊云游建德乌龙山，见有一瀑布从二十余丈高的悬崖上倾泻而下，甚是壮观。其下有两石合而为门，称小天门。门下有澄溪潭，潭水清澈。许逊就在此结庐炼丹修道，养白鹿自娱。数年后，许逊返回故里前，将白鹿放归乌龙山。夜里常有群鹿在林中相聚，故有鹿砦坪之名。南宋绍兴五年（1135），僧道照四处募捐建澄溪道院。清朝嘉庆年间，道士蔡合龄重修，改为奉真道院，俗称祖师殿。至今崖壁洞穴上仍有“元阳洞”石刻。

乌龙山之巅还有一座道观，称为龙兴观。景定《严州续志·寺观》中说：“龙兴观，旧在仁安山之巅……”（仁安山即乌龙山，北宋宣和年间改）龙兴观中有个叫许法棱的道士，是建德本地人。唐代宗永泰年间（765—766），崇奉道教帛家道祖师帛和，他弃家到乌龙山龙兴观炼丹修道。大历十年（775），刘长卿被贬谪到睦州任司马，结庐碧涧（今碧溪坞）。他在睦州期间，与龙兴观许法棱道长结下不解之缘，情趣相投，赋诗酬唱。刘长卿在《寄龙山道士许法棱》中吟道：“悠悠白云里，独住青山客。林下昼焚香，桂花同寂寂。”

刘长卿羡慕许法棱道长超凡脱俗的生活，想起自己遭人陷害被贬谪的遭遇，心中不免惆怅。他在《望龙山怀道士许法棱》中吟道：“心惆怅，望龙山。云之际，鸟独还。悬崖绝壁几千丈，绿萝袅袅不可攀。龙山高，谁能践？灵原中，苍翠晚。岚烟瀑水如向人，终日迢迢空在眼。中有一披霓裳，诵经山顶煇琼浆。空林闲坐独焚香，真官列侍俨成行。朝入青霄礼玉堂，夜扫白云眠石床。桃花洞里居人满，桂树山中住日长，龙山高高遥相望。”

许法棱道长羽化升仙后，刘长卿感到寂寞迷茫，他在《寄许尊师》中吟道：“独上云梯入翠微，蒙蒙烟雪映岩扉。世人知在中峰里，遥礼青山恨不归。”可见刘长卿对许法棱道长的思念之情。

后来龙兴观年久失修坍塌而废。直到南宋淳佑十二年（1252）才得以重修。

斗转星移，岁月悠悠，清朝以后，朝廷对道教不太重视，道教整体衰微，乌龙山上的道观再度荒废，最终走向没落。

礼让斑马线 文明过马路

